联合国 S/2021/5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8 January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秘书长关于塞浦路斯斡旋任务的报告

一. 导言

1. 安全理事会在其第2537(2020)号决议中请我在2021年1月10日前提交一份报告，介绍我的斡旋工作，特别是说明为进行有意义、注重成果的谈判以达成解决方案而商定共识起点的进展情况。在该决议中，安理会鼓励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两族群领导人向我的斡旋任务提供书面最新情况通报，说明他们在该决议通过以来为支持该决议相关部分，特别是第5、第6和第8段而采取的行动，以期达成可持续的全面解决方案，并请我将这些最新情况的内容列入我的报告。两位领导人提交的最新情况通报载于本报告附件一和附件二。

2. 本报告重点讲述2020年6月19日至12月18日期间的事态发展，介绍了我的塞浦路斯问题副特别顾问伊丽莎白•什佩哈尔领导的斡旋任务所开展的最新活动。报告还介绍了联合国高级官员简•霍尔•卢特代表我进行磋商的最新情况。

二. 背景和环境

3. 自我上一次关于斡旋任务的报告(S/2020/685)提交以来，公众对达成解决的可能性本已较低的信心越发下降。媒体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该岛和东地中海地区持续不断的争端、土族塞人新领导人的选举进程以及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在塞浦路斯的发展、影响和相关制约。两位领导人很少发出能够引起两族群共鸣或支持和平进程的建设性或和谐一致的信息。相反，南方的内部裂痕和争议，以及北方领导人选举和政治进程方面两极分化的加剧，都带来了更多挑战，两族都更关注内部事务。自2017年塞浦路斯问题会议无果而终以来一直没有进行谈判，这种状况继续加剧岛上的政治紧张局势。

4. 岛上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局势继续受到COVID-19大流行以及双方当局由此实施的限制措施的负面影响。虽然病例数量在夏初有所下降，但在北方和南方重新开放入境口岸后出现缓慢增长，病例往往集中在特定地区，与外国游客有关，而不是当地传播。情况后来发生变化，特别是夏末在北方、11月在南方，录得的

20-17808 (C) 120121 120121





病例稳步上升，导致重新采取了有针对性的重大限制措施，包括在某些地区实行封锁。该岛两方之间的过境点仍受到严格限制，一些过境点完全关闭，另一些过境点则根据检测要求或其他禁令实行严格限制。尽管居住在北方或南方的某些类别的人员可以破例，但这些措施总体上对跨界流动以及两族继续接触和开展建立信任活动构成了重大的实际挑战。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接近尾声时，双方为在过境点实施更多限制性措施而作出的一些决定未经协调，加剧了政治紧张局势。更多详情载于我关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的报告(S/2021/4)。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两族当局都做出了各种努力，以减轻 COVID-19 的影响，包括减轻对各自经济的影响。6 月 9 日，南方重新开放了入境口岸，7 月 1 日，北方重新开放了入境口岸，试图重振旅游业，旅游业是双方主要的创收来源之一。尽管如此，两族旅游收入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大流行继续产生深远的不利经济影响。

6. 双方机构应对该病毒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协调。虽然观察到两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助，但双方相互提出的一些援助要么未获接受，要么被另一方认为无法接受。不过，在我的斡旋任务的推动下，通过两族卫生技术委员会，就具体问题和个别病例保持了适度的信息交流与合作。

7. 联合国继续严格按照内部措施，在隔离期限和检测要求方面减轻与大流行有关的风险，遵循比当地义务更严格的规程。

8. 9 月 16 日，在大会第七十五届会议开始后我向新闻界发表的讲话中，以及在与两位领导人分别举行虚拟会晤时，我着重表示要致力于重振政治进程以争取解决问题，并回顾，各方已达成共识，将在 10 月北方领导人选举之后就塞浦路斯和平谈判采取外交行动。我还强调，应制定建立信任措施，并避免任何可能损害未来谈判成功的单方面行动。正如我先前于 2019 年 11 月在柏林会晤希族塞人领导人尼科斯 • 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和当时的土族塞人领导人穆斯塔法 • 阿金基时所商定的，以及我在会晤后的声明中所指出的，我致力于与两族领导人及各保证国共同探讨召开一次“五加一”非正式会议的可能性，[1] 并继续努力为分阶段、有意义和注重成果的谈判找到共识起点。

9. 由于 COVID-19 疫情，土族塞人领导人选举在 3 月推迟，从 4 月推迟到 10 月，竞选活动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愈演愈烈。演讲和辩论的焦点主要是具有挑战性的经济形势，包括 COVID-19 的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候选人对塞浦路斯和谈的不同立场。随着竞选活动的展开，北方的未来定向问题本身越来越成为首要焦点问题。投票于 10 月 11 日和 18 日举行，埃尔辛 • 塔塔尔当选为土族塞人新领导人。

10. 土族塞人领导人选举结束时，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先生与塔塔尔先生进行了接触，双方商定于 2020 年 11 月 3 日在我的副特别顾问的主持下举行第一次非正式会晤。这次会晤使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进行初步非正式讨论。会后，联合国发表声明指出，两位领导人表示决心积极响应我所作的承诺，探讨在适当阶段在有利的

[1] 希族塞人领导人、土族塞人领导人、三保证国加联合国的非正式会议。

氛围下召开一次五加一非正式会议的可能性。两位领导人当天还分别向媒体发表了讲话，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先生指出，他已表示决心“在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和两族双区联邦的基础上”参加五加一非正式会议。塔塔尔先生指出，他坚信，此时此刻应该探索新的办法，例如采用“主权平等”的概念，五加一非正式会议将是土族塞人方面“提出新想法”的重要机会。

1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东地中海围绕油气勘探和海区权利主张(包括相关的海洋划界)的紧张局势升级，严重加剧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对该区域内外造成严重后果。我在与保证国希腊和土耳其等各方接触时，敦促它们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并开展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分歧。

12. 过去几个月来，我在上一次关于联塞部队的报告(S/2020/682)中描述的与瓦罗沙有关的事态发展仍在继续，导致双方激烈交锋，越发互不信任。10 月 6 日，在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和塔塔尔先生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宣布将向土族塞人公众开放瓦罗沙海岸线之后，我强调指出，需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在岛上引发紧张局势、破坏对话恢复或未来谈判成功的单方面行动。我还呼吁各方进行对话，以解决分歧，并重申我随时愿意召集各方。10 月 8 日，海滩的一部分开放，允许通过该市围栏区步行进入，引发希族塞人的多次抗议，特别是在 Deryneia/Derinya 过境点地区。塞浦路斯共和国对这一情况表示强烈关切，并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此事。10 月 9 日，安理会在闭门磋商中讨论了瓦罗沙问题，并发表了一项主席声明，再次申明安理会以往各项决议、包括第 550(1984)和第 789(1992)号决议规定的瓦罗沙地位，重申不得采取不符合这些决议的行动，对宣布开放瓦罗沙海岸线深表关切，并呼吁扭转这一行动方案，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该岛紧张局势的行动。

13. 埃尔多安先生于 11 月 15 日与塔塔尔先生一起访问了瓦罗沙，这是纪念单方面宣布独立 37 周年活动的一部分。埃尔多安先生和塔塔尔先生都发表了声明，鼓励该镇前居民通过不动产委员会申请他们的财产，塔塔尔先生指出，在他看来，这将解决人权问题。北方群众欢迎这次访问和纪念活动，尽管一些土族塞人团体表达了他们的异议。在南方，这次访问和声明引起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先生的谴责，表示这些事件是为了“破坏”为重启和平进程“创造适当氛围的前景”。欧洲联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以及希腊外交部也发表了谴责声明。正如我在最近一次关于联塞部队的报告中所述，针对这些事件，岛上双方都举行了抗议活动，两族民间组织都发表声明谴责这次访问及其影响。

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政党领导人和代表继续举行虚拟会晤，并于 11 月 12 日在斯洛伐克大使馆的主持下恢复了面对面的接触。在活动结束后大使馆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中，他们“重申支持两族领导人承诺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关于举行非正式五方会议的倡议”。与会者强调，在“当前困难的情况下”，重要的是要继续“促进各级建立信任措施和政治对话，这是拉近两族联系的工具”。

15. 尽管 COVID-19 导致行动受到限制，并且缺乏积极的和平进程，但在过去几个月里，也启动或继续开展了一些活动。例如，多族群草根倡议“现在团结塞浦路斯”继续在网上开展对话小组活动，并开始培训年轻活动分子。此外，塞浦路斯首家三种语言的播客电台“岛屿谈话”启动，希望实现“一个由理性和尊重引领的民主、多元文化的塞浦路斯”。截至 12 月 1 日，该频道听众遍及 34 个国家，开办了 6 个节目(3 个英语节目、2 个土耳其语节目、1 个希腊语节目)，并正在准备开办更多节目。

16. 在瑞典大使馆的主持下，塞浦路斯和平进程宗教轨道在成立十周年之际继续发挥作用，支持宗教领袖关于建设和平与和解的承诺，在礼拜场所应对破坏和挑衅事件，并发表公开声明反击仇恨表现，呼吁宗教自由、共存与和平。宗教领袖的主要关切仍然是其礼拜场所的现状和未来地位，以及这些场所继续缺乏宗教或信仰自由权原则规定的适当维护和保护问题。此外，为纪念消除性别暴力 16 天运动和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通过 20 周年，宗教轨道把重点放在妇女权利和平等上，包括为此在 11 月 23 日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民主体制和人权办公室合作举办关于“暴力侵害妇女和女童行为、宗教或信仰自由及性别平等”的网络研讨会。

三. 进程现状：磋商

17. 关于代表我进行的磋商，卢特女士继续与塞浦路斯问题会议各方接触，以便评估筹备五加一非正式会议的条件，希望这次会议可为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恢复谈判以持久解决塞浦路斯问题铺平道路。

18. 卢特女士在 2020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对塞浦路斯进行了第八次访问，并在 12 月 1 日与两位领导人分别举行会议。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她还通过电话进行了讨论，分别与两族领导人及其各自顾问或代表通话。此外，卢特女士还与保证国希腊、土耳其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并与塞浦路斯问题会议观察员欧洲联盟接触。

四. 进程现状：我的斡旋任务开展的活动

1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我亲自就该岛及其周边局势与一系列对话者进行了接触。特别是，我与两族领导人、保证国及其他有关各方开展了讨论，探讨五加一非正式会议是否可以接受以及瓦罗沙的事态发展。在整个报告所述期间，COVID-19 疫情限制了岛上的外联活动，阻碍了特派任务召开两族会议和讨论的能力，两族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尽管有这些限制，接触和外联仍然是可能的，特别是通过在线平台进行，我的副特别顾问和斡旋任务与两个族群的各种对话者，包括领导人、政党、民间组织、工商界代表和外交使团成员(如世界银行对应人员)，进行了定期接触，重点讨论该岛及其周围的事态发展、重新谈判的前景以及大流行的社会经济影响等问题。还定期在岛内外与欧洲联盟对话者接触，以确保协调、连

贯性和合作，支持和平进程。在与欧盟委员会官员的讨论中，强调了在上一次和谈期间与联合国的有效合作，以及欧盟重新关注和继续支持岛上两族的必要性。

20. 两族间接触的减少，再加上 COVID-19 的限制，对在岛上建设和平文化和创造更有利于对话及相互信任的条件的努力构成了重大挑战。我的斡旋任务与联塞部队密切合作、协调，积极促进分界线两侧塞浦路斯人之间的活动和接触，以促进两族在环境和平建设和性别平等等领域的交流和活动。我的斡旋任务参与从全岛挑选了 24 名青年，参加联塞部队环境与和平青年捍卫者行动，并参加了 9 月 19 日世界清洁日举行的“缓冲区清洁”活动(另见 S/2021/4)。

21. 我的斡旋任务还在纪念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 20 周年的背景下与联塞部队合作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特别是，斡旋任务帮助一名塞浦路斯妇女活动家参加了有我出席的一次虚拟活动，她在活动上谈到了妇女参与塞浦路斯和平进程的问题。此外，有人以两个两族民间组织“跨越鸿沟的双手”和“性别问题咨询小组”的名义向我发送了一份公报，讨论在塞浦路斯加强执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议程的机会和建议，包括确保在制定和平协议的所有阶段都考虑到性别平等的规定，处理在和平进程过程中提出的针对性别问题的建议，以及加强“第一轨”进程与妇女民间组织之间的联系。

22. 我在上一份报告中谈到，在塞浦路斯爆发 COVID-19 后，技术委员会工作重振，活动增加，但这些在 7 月份放缓。塞浦路斯暑假后夏末和秋季的第二波 COVID-19 疫情和相应的限制，以及北方旷日持久的竞选活动，降低了各技术委员会活动的节奏，减少了会议和所实施项目的数量。虽然此前已通过我的斡旋任务作出安排，包括通过今年早些时候捐赠的个人防护设备，使技术委员会能够按照既定的预防规程举行安全的面对面会议，但各技术委员会仍几乎完全以虚拟方式举行会议。一些委员会，包括过境点委员会、文化委员会、性别平等委员会、人道主义事务委员会和广播委员会，根本没有举行会议，或者只在组长一级举行了一次会议，而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等其他委员会则更为积极，但程度不及我上次报告所述。不过，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及其联合联络室(又称联合通信室)等一些委员会开展了值得注意的活动，包括我最近一次关于联塞部队的报告所述的活动。

23. 9 月 10 日，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恢复了每周网上会议，会议重点是完成封锁前开始的项目，如圣乔治教堂和圣雅各教堂的稳固工程以及缓冲区内尼科西亚城墙的修复工程。在主要由欧洲联盟提供资金的情况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继续支持委员会保护该岛两方的一些文化遗址。为纪念 18 个项目的完成，制作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关于各文化遗址的一系列视频，并于 11 月 11 日组织了尼科西亚城墙项目的竣工仪式，以提高公众对委员会工作的认识。

2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举行了一次虚拟会议。由于持续的 COVID-19 限制措施带来的挑战，学生面对面的会议和教师的面对面培训暂时搁置。与此同时，为志愿和平教育计划“设想”开发了和平教育课程和教师培训课程的在线解决方案，这是由委员会主持，历史对话和研究协会与合作之家在德国

联邦外交部的支持下实施的。委员会还与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合作，继续开展打击校园和社交媒体网络欺凌的项目。

25. 环境技术委员会的网站开发工作已进入后期阶段，该网站将提供全岛环境名录，目的是确定并联系分界线两侧的专家，以实施未来的协作项目。

26. 卫生技术委员会举行了三次虚拟会议，其成员也保持定期沟通，共享信息，并根据商定的时间制定互助细节。沟通的焦点是交流关于返回塞浦路斯的航班 COVID-19 疑似病例的信息，需要追踪接触者并确保遵守其他必要的 COVID-19 规程，为土族塞人患者过境到南方就医提供便利，以及共享流行病学数据。在 7 月 21 日的会议上，委员会成员确认，鉴于两族入境口岸开放后岛上可能出现第二波病毒，他们将继续保持沟通，并在必要时相互提醒。委员会于 11 月 18 日再次开会，讨论了在塞浦路斯确定具有重要医学价值的蚊媒及其分布的进展情况以及可能采取的下一步行动。11 月 23 日，委员会开会讨论过境点的新限制措施。虽然双方都向对方提供了几次关于医疗设备、用品、检测或住院方面的援助，但这些援助要么未被接受，要么被认为没有必要，因此双方之间提供的援助大多仅限于具体病例。

27. 各技术委员会继续向欧洲联盟资助的机制提交项目提案，该机制是与欧洲联盟委员会、我的斡旋任务和开发署合作设立的，目的是协助各委员会进行能力建设，提高其工作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我的斡旋任务与开发署、欧洲联盟委员会以及各委员会的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协调员一道，审查并批准了一系列项目，这些项目涉及文化技术委员会、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环境技术委员会和卫生技术委员会，开发署在这些项目的执行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支持作用。然而，资金仍未得到充分利用，双方需要制定战略，更好地利用该机制振兴和增加各技术委员会开展的各项活动和举措。

28. 尽管多次尝试安排虚拟会议，但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召开会议。在此期间，双方都更换了委员会成员。

29. 安全理事会第 2453(2019)号决议促请联合国落实我的建议，“进行具有性别敏感性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并与两族分享评估结果”。评估结果于 2020 年 2 月 17 日发布，广受欢迎(我在上一次报告中谈到了这一情况)，在此之后制定了一项传播评估结果的战略。此外，我的斡旋任务在开发署的支持下推动了一项地方倡议，以加深两族妇女的财务知识和财务管理技能。希族和土族塞人专家在几周的时间里举办了一系列关于这一主题的网络研讨会，对象是两族所有年龄组和背景的妇女。活动的目的是通过提高财务意识和教育增强妇女的权能，并为岛上面临类似挑战的两族妇女的对话创造机会。

30. 与我上一次报告中描述的事态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实施建立信任措施取得的进展非常有限。尽管如上文所述几个技术委员会继续开展活动，以便在两族之间建立信任，但两位领导人在双方提出的一些长期、潜在的建立信任措施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也没有就新的措施达成协议。在北方领导权之争落幕后，联合国鼓励双方重新努力，商定拉近两族距离的措施。鉴于

COVID-19 疫情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相关行动限制继续严重阻碍全岛族群间的接触、互动与合作，这一努力恰当其时。

五. 意见

31. 在疫情爆发之初，我就呼吁全球停火，因为世界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COVID-19。我在大会发言中强调，现在是重新集体推动和平与和解的时候了。我当时呼吁加强国际努力，今天再次向塞浦路斯两族发出这一呼吁。随着疫情继续在全球毁灭性地蔓延，两族内部和两族之间的长期裂痕扩大，没有抓住机会团结起来遏制病毒的传播，减轻病毒的影响。本着我全球停火呼吁的精神，我继续敦促双方共同努力，应对 COVID-19 的威胁，特别是进行对话，以和平解决分歧，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引发紧张局势或破坏恢复谈判的单方面行动。

32. 正如本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我发出了呼吁，安全理事会也呼吁双方开展有效合作，尤其是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但通过技术委员会在应对 COVID-19 问题上开展的协调仍然有限，缺乏两族联手或采取联合办法从总体上控制影响。鉴于对全岛公共卫生和经济的不利影响，合作本可改善分界线两边塞浦路斯人的日常生活，但此时此刻，这些机构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为了充分支持这些委员会，两位领导人的办公机构或其直接代表之间需要进行更系统的讨论，以提供必要的政治支持和总体指导，排除它们工作中的阻碍。我促请两位领导人更积极地与各技术委员会接触，为两族利益更好地应对 COVID-19 的影响。此外，我上一次报告所述及的我的斡旋任务与双方分享的盘点工作建议应该得到落实。

33. 过境点持续的行动限制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对两族间的互动和信任程度乃至更广泛的和平进程产生重大负面影响。正如上一次报告所述，以及我在关于联塞部队的报告中更详细地描述的那样，双方仍然在未与另一族协商的情况下作出有关过境点的决定。在意识到有必要把公共安全放在首位的同时，我促请两族领导人努力协调过境点的管制规程，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快商定重新开放其余过境点。

34. 土族塞人领导人选举从 2020 年 4 月推迟到 10 月，久拖不决的竞选活动大大延长了政治不确定期，并凸显了土族塞人中各政治利益攸关方对和平进程的未来存在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在 2017 年 7 月塞浦路斯问题会议闭幕后逐步扩大。全岛的政治格局仍然动荡不安，在区域紧张局势和继续在瓦罗沙采取步骤的背景下，存在相当大的不可预测性。

35. 联合国在瓦罗沙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遵循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我重申我和安理会的呼吁，要求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岛上紧张局势、破坏对话恢复和未来谈判成功的单方面行动。各方必须进行对话，以解决分歧，恢复全面、可行的谈判进程，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仍将致力于支持两位领导人重振对话，展现他们对达成持久、全面、公正的解决方案的坚定意愿。

36. 过去一年，我密切关注东地中海地区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包括油气勘探和海洋划界方面的紧张局势。希腊和土耳其以及塞浦路斯共和国在 10 月 30 日地震后表现出的团结是一个可喜姿态，但在看起来越来越负面的氛围中，这种情绪并

没有延续下去，其影响远远超出塞浦路斯和东地中海地区。我呼吁各方认真努力缓和紧张局势，敦促各方避免局势升级并继续开展对话，探讨解决争端和开展区域合作的可能性。此外，我还继续强调指出，塞浦路斯境内和周边自然资源应造福于两族人民，应以此为强大动力，毫不拖延地在塞浦路斯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和解。

37. 塞浦路斯问题的全面和解是解决岛上两族之间争执的最佳机会。一项和解有可能为塞浦路斯以及更广大地区开启合作互利的解决之道。实现岛上和平的具体步骤也可能有助于缓解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局势，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在塞浦路斯问题上这两个国家都是保证国。包括保证国在内的各方应怀着紧迫感重新开展对话，以便在明确的范围内使塞浦路斯和平进程重回正轨，并重新广泛调整区域对话方向。

38. 经过卢特女士过去几个月的磋商，双方和保证国都表示愿意参加由我主持的五加一非正式会议。这一会议的目的将是确定各方是否存在共同点，能在可预见的范围内谈判达成塞浦路斯问题可持续的持久解决方案。我打算在 2021 年可行时尽快邀请双方和保证国参加这次非正式会议。正如我多次说过的那样，这一次必须有所不同，这次五加一非正式会议将帮助弄清各方愿景究竟存在多大程度的共同之处，并勾勒出开启前进之路所需要的步骤。

39. 塞浦路斯的建立信任措施仍然很重要，我鼓励双方提出建议和想法，或者审视过去的建议，以便进行讨论，取得进展。在双方探讨建立信任与合作的机会之际，我敦促他们寻求有意义的进展，以便为其族群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改善塞浦路斯全岛人民的日常生活。联合国仍将充分致力于促进和支持商定建立信任措施的工作。

40. 我赞扬那些尽管面临疫情相关挑战，但仍跨越分界线与另一族群成员合作的团体和个人。我呼应安全理事会对加强公民参与和建立信任的支持，鼓励领导人更明确地促进两族间的接触与合作。两位领导人应为各项基层倡议提供直接支持，以显示确实致力于和解和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41. 在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通过 20 周年这一历史性里程碑到来之际，宜再次强调，与全球一样，在塞浦路斯，注重性别平等意识和妇女参与缔造和平依然重要。需要采取果断步骤，重新启动性别平等问题技术委员会的工作，使该委员会能按照安理会的要求，紧急制定一项行动计划，支持妇女充分、平等、有意义地参与和谈。我的斡旋任务随时准备与双方合作，根据需要提供联合国专门知识、比较实例和分析，以支持它们进一步发挥妇女作用参与和平进程，努力实现包容各方、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的解决。此外，我再次呼吁两位领导人考虑具有性别敏感性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的结果及其建议，以便努力取得能够为男女两性都提供更多经济机会的变革性成果。

42. 我欢迎欧洲联盟领导人再次表示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恢复谈判，并承诺在联合国框架内根据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全面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欧洲理事会 2020 年 10 月 1 日的结论指出，欧洲联盟随时准备发挥积极作用支持联合国促成的谈

判，包括在恢复谈判后任命一名代表参加我在塞浦路斯的斡旋任务。这一点我已完全注意到。

43. 在撰写本报告时，两族对恢复和谈前景的怀疑情绪有所上升，分析人士经常指出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先生和塔塔尔先生公开宣布的不同立场，包括在寻求解决的模式这一核心问题上的不同立场。

44. 我要明确指出，时间不利于塞浦路斯达成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持续了几十年的现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两族不重新致力于和平、积极、坚定地解决分歧，当地正在发生的变化可能会变得不可逆转。双方、特别是两位领导人对这一进程的未来负有主要责任，我仍然随时准备在他们探索前进之路时给予支持。

45. 我要感谢什佩哈尔女士担任我的塞浦路斯问题副特别顾问。还要感谢在我的塞浦路斯斡旋任务工作的所有男男女女，感谢他们为履行职责所作的奉献和承诺。也感谢卢特女士代表我主持磋商。

附件一

希族塞人领导人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2537(2020)号决议向秘书长斡旋任务提供的书面最新情况通报

本文是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537 号决议提交的，该决议鼓励“两族领导人向秘书长斡旋任务提供书面最新通报，说明他们自本决议通过以来为支持本决议相关部分、特别是第 5、6 和 8 段而采取的行动，以期达成可持续和全面的解决方案”。

本最新情况通报列入了与在联合国秘书长斡旋任务框架内恢复和平进程的努力有关的所有事态发展，无论是国家间还是族群间的。对族群的提及不妨碍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联合国会员国，对联塞部队的提及不妨碍塞浦路斯共和国作为联塞部队的东道国。

一. 恢复和平进程的努力

尽管我们所有人在 2020 年都面临着全球性挑战，但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规定达成解决方案，使塞浦路斯共和国演变为政治平等的两族双区联邦，仍然是希族塞人方面的绝对优先事项。

我深知，延续事实上的分裂及其造成的既成事实，将巩固现状并破坏统一的前景。考虑到这一点，我强烈而明确地支持延续克朗-蒙大拿会议讨论的内容，尽快重启谈判。

尽管 2017 年 7 月的会议未能达成一致，但公平地说，在克朗-蒙大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解决方案，这主要是由于联合国秘书长的亲自参与以及他推动该进程的办法，这一办法体现在六点框架中；其目的是奠定基础，以相互依存的方式就所有要素进行全面谈判，以期达成一项战略协议。我认为，这一办法对于我们继续努力恢复谈判仍然至关重要。

土耳其有系统地破坏着这些努力，要么在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特使的问题上采取拖延战术；要么在协商恢复谈判工作范围期间进行破坏；甚至威胁使用其他手段，包括使用武力。面对着这些破坏行为，我们在联合国确定的范围内寻求可行解决方案的决心不会被阻止，我们立即参与的意愿将保持不变。为此，我在 2018 年提议在现有框架内建立分权制，以解决土族塞人方面表达的关切。

因此，在联合国秘书长的亲自参与下，2019 年 11 月在柏林与两族领导人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我们在会上确认，在对构成谈判进程的工作范围三大基本要素的共同理解的基础上，我们愿意支持秘书长为恢复谈判所作的努力。

为此，我多次重申，我们愿意积极、迅速地参与联合国秘书长的探索性倡议，争取尽早举行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我们坚信，这一会议可以为举行新的塞浦路斯问题会议铺平道路，使谈判进程得以从克朗-蒙大拿会议中断之处恢复，将所有要素作为相互依存的整体加以讨论。

然而，土族塞人社区的政治事态被用作避免参与的借口。土耳其不但不参与，反而将继续推进其在瓦罗沙的计划，同时言辞更加强硬，塞浦路斯内外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这将破坏气氛，造成政治两极分化。最终，在 10 月 18 日之后，新的土族塞人领导人将与安卡拉完全保持一致，支持他们在瓦罗沙的计划，并鼓吹“两国解决方案”的新立场。

挑衅行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愈演愈烈，特别是无视联合国秘书长的呼吁，即全球停火以便重新分配资源来应对这一新的全球威胁。相反，土耳其却会违反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继续采取侵犯性行动，诉诸军事威胁，在塞浦路斯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内开展非法钻探活动，并试图改变法马古斯塔围栏区的现状。

当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与他们自己的观点不一致时，他们会毫不掩饰地提出质疑。在土耳其外交部针对欧盟高级代表关于瓦罗沙的声明发表的一份非常直截的书面声明(16/11/20)中，他们辩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不能凌驾于人民的意志之上”。

尽管欧盟和国际社会在不同场合谴责了这些行动，指其不符合睦邻关系理念和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区的规定)，并且侵犯了第三国主权，但安卡拉不会改变其基调。

事实上，他们已明确表示，无论外界有什么反应，他们都打算继续实施他们的计划，威胁使用武力。安卡拉在该区域的每一场冲突中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这么说实不为过。他们这么做显然是为了制造不稳定，为其修正主义政策及其对国际法律秩序采取为我所用的选择性做法提供肥沃的土壤。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必须明确：不应该让塞浦路斯和平进程从在联合国确定的范围内谈判滑向武力策略。因此，为了恢复实质性谈判并使之具有现实的成功前景，必须创造有利于真诚进行建设性谈判的氛围，本着与前几轮谈判同样的精神，以同样的条件，展开谈判。

我们完全支持并积极鼓励联合国秘书长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召开一次非正式的“五方加联合国”会议，这将使该进程回到正轨，为新的塞浦路斯问题会议的实质性谈判铺平道路，并为这些谈判取得成功创造适当的条件。我们在与秘书长及其特使的沟通中确认，我们愿意带着紧迫感为此目的进行建设性接触。据我所知，新的土族塞人领导人也表示愿意这样做，尽管土耳其此时此刻似乎更热衷于制造更多的痛苦，而不是坐下来谈判。

同样，全面谈判应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在恐吓和威胁之下进行。在这方面，如果任何一方主张在联合国确定的范围外寻求解决办法，或是土耳其和土族塞人方面继续实施全面开放瓦罗沙围栏区的计划(无论是在土耳其军事控制下还是在土族塞人行政当局控制下)，或者继续侵犯我们在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任何人都不可能期望这些条件得到满足。

因此，我们不得不呼吁联合国秘书长通过其塞浦路斯问题斡旋任务，并呼吁安全理事会作为肩负国际和平与安全主要责任的国际机构以及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宗旨的守护者，采取果断立场，促使土耳其停止非法活动，避免实施任何挑衅行为，停止主动干扰和平进程的任何方面。相反，土耳其应该集中精力争取达成塞浦路斯问题全面解决方案。

正如我们一再指出的那样，我们准备以坚定的承诺和决心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完全支持在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举行五加一非正式会议。目的是在有利于诚实和真诚谈判的环境下，使这一进程回到正轨。我们切实希望，土族塞人方面和土耳其最终能像我们一样，以实际行动展示恢复谈判进程的真正决心。

对我们来说，我们前进的道路是明确的：土耳其军事入侵后，塞浦路斯共和国 37%的领土被非法占领，我国 40%的人民被暴力驱逐，目前这一令人无法接受的现状，以及任何偏离联合国确定范围的想法，都是不可行、不可持续的。

我们的愿景和当务之急仍然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的两族双区联邦的商定基础上，重新统一我们的岛屿，以便建立一个真正独立的主权国家，不再依附外国，无需外国保障，剥夺外国军事干预权，没有外国军队驻扎。

二. 阻碍恢复和平进程的因素

长期以来，我们目睹以土耳其和土耳其占领政权的名义在塞浦路斯及其周围进行的侵略和侵犯行为升级，这危及为有效恢复和平进程创造有利环境的任何努力。

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非法活动包括地震勘测以及有系统地进行钻探。土耳其轮流使用 3 艘船只，在军舰的伴随下，几个月来一直在塞浦路斯海域非法活动。除了违反国际法(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土耳其的攻击行为也意在破坏地区稳定，这是符合其修正主义政治议程的。无论是面对 COVID-19 疫情爆发，还是面对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缓和冲突地区局势，以便重新分配资源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安卡拉都不会重新考虑自己的路线。

此外，本报告所述期间，在停火线沿线(即斯特罗维利亚、莱德拉宫、喷火咖啡店和合作之家区域、皮拉、莱德拉街、Wayne’s Keep 墓地、迪尼亚和阿夫洛纳)观察到的违反军事现状的做法仍在继续，并随着新的严重违规事件得到证实而进一步得到巩固。尽管土耳其自有一套说辞，但它实际上做的，是在致力于维持现状，巩固和推进现状。事实上，在尼科西亚市的缓冲区内，他们试图将控制扩大到所谓的“多边形地区”、“埃里希约街”和 Wayne’s Keep 墓地。

此外，土耳其决定开放瓦罗沙围栏区的海滨供“公众使用”，这是前所未有的挑衅。随后，在围栏区内发生了一系列进一步的违规行为，公然无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特别是第 550 (1984)和第 789 (1992)号决议，无视 2019 年 10 月 9 日新闻稿和 2020 年 10 月 9 日主席声明中所载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最新呼吁，安理会在声明中呼吁土耳其扭转其最近的行动路线。

最近一次与瓦罗沙有关的“插曲”发生在 11 月 15 日。为了亲自“庆祝”分离主义实体非法宣布独立的周年纪念，并确保每个人都清楚谁在该岛被占领地区真正掌权，土耳其总统在大量内阁成员和政府合作伙伴、土耳其国家主义党领导人的陪同下访问了塞浦路斯。

你们都已经看到，埃尔多安先生在土族塞人领导人的陪同下，参观了瓦罗沙围栏区的海滩，并像他事先宣布的那样，进行了一次“野餐”，而这一活动全程都在土耳其护卫舰和 F16 飞机的巡逻之下。土耳其总统上演了一场彻头彻尾的挑衅表演，表明瓦罗沙围栏区将在非法实体的“管理”下开放，目的显然是为了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和旅游开发。

埃尔多安先生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他在玩弄希族塞人难民的感情，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完全被摧毁、被洗劫的城镇的悲惨现实，而这个城镇曾经是地中海的明珠，在法律上属于他们。不管欧盟乃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怎么说，他一再表示，他打算开放瓦罗沙围栏区，采取的方式与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规定背道而驰。根据安理会决议，该地区的管理权将移交给联合国，以便合法所有者和合法居民在塞浦路斯问题有望得到全面解决的情况下，返回自己的家园。

在更广泛的问题上，他同样表明，土耳其的目标是通过两国解决方案使塞浦路斯永久分裂，这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规定的两族双区联邦的商定基础完全矛盾，完全背离了欧盟的原则和欧盟正在努力实现的解决方案。

我想重申，若要和平进程具有圆满完成的现实前景，就需要有利的氛围，任何真诚的谈判都不可能在威胁、侵犯和恐吓的条件下进行。为此，我们需要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支持，使土耳其认识到，必须避免挑衅行为，并集中精力恢复各项努力，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

就我们而言，我们很早就本着诚意主动采取行动并提出了建议。让我再次正式指出，关于塞浦路斯的自然资源，除了涵盖所有相关方面的现有共识，包括塞浦路斯继续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收入如何分配之外，还设立了一个国家主权基金(基于挪威模式)，以便管理今后从油气勘探中获得的任何收入。这样做的作用之一是，确保严禁将任何收入用于偿还公共债务，禁止政府将任何收入用于抵押贷款。

我还转达了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的意愿，即研究设立油气收入代管账户，以便土族塞人能按其人口比例从中获益，但前提条件是有效恢复和平进程，并根据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建议，在塞浦路斯和土耳其之间缔结划界协定，欧盟对此表示欢迎。

在瓦罗沙问题上，我关于建立瓦罗沙围栏区重建和重新安置技术委员会的提议仍然有效。根据这一提议，在该地区实现非军事化的条件下，国际和塞浦路斯专家(包括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将在联合国的协助和欧盟的资助下，获准进入该地区，进行与之恢复有关的技术研究。这项提议将使瓦罗沙在联合国的主持下，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和高级别协定，作为优先事项，且在不等待塞浦路斯

问题全面解决的情况下，回到其合法居民手中。同时，考虑到瓦罗沙的政治、法律和象征意义，这一举措可以成为一项切实的建立信任措施。

三. 过境点

毫无疑问，COVID-19 疫情爆发给全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应对过程中，全球各地采取了非常但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公众健康和安全；塞浦路斯也不例外。

在这方面，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信息和指导以及欧洲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报告，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采取预防和临时措施，包括暂时关闭停火线沿线四个过境点，以便在其余五个仍在运作的过境点实施更有效的卫生相关程序。

这些措施被认为在保护公共健康和维持过境点运作之间达成了最佳平衡。对于人道主义性质的紧急事件来说，这至为重要。占领政权的应对办法是关闭所有过境点，限制所有人员流动，包括紧急情况下联塞部队人员和救护车的通行。即便如此，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仍确保向土族塞人群体提供医疗防护设备和必要的药品。

两族领导人于 5 月 21 日进行了沟通，并宣布从 6 月 8 日起根据疫情发展情况逐步取消对某些类别人员(即工人、学生和重症病人)的过境点限制。随后，卫生技术委员会应邀提供平台，用于交流相关信息和意见。

6 月 8 日，我方在所有过境点取消了对上述类别人员的限制(尽管我们从未禁止病人通行)，只有现有基础设施被认为不足的莱德拉街除外，因为这条街位于尼科西亚市中心，而且莱德拉宫就位于该街以西几百米处，人员仍有可能从那里穿过。

遗憾的是，对方把取消限制一事往后推，最终在 6 月 22 日才部分取消限制，随后又在过境要求和过境点做法差异方面不断改主意(值得注意的是，Deryneia 和 Lefka 两个过境点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继续关闭了数周)。更糟糕的是，对方表现出对 5 月 21 日谅解的人道主义层面的彻底否认，仍然把利姆尼蒂斯过境点作为系统化限制的目标。

然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以保障公共健康为目标，确保过境点在运作中优先考虑人道主义性质的情况，同时尽可能便利人们不受阻碍地过境。为此，我们将负责任地采取行动，并牢记需要保持微妙平衡。

四. 有效的直接军事接触机制

自 2019 年初以来，土耳其占领军违反军事现状的情况不断增加，令人担忧，也令人警觉，说明有必要在联塞部队的协助下，在塞浦路斯境内敌对双方部队之间建立一个直接军事接触机制。事实上，紧张局势和违规行为自那时以来在整个缓冲区内外都在升级并不断发展，最终导致瓦罗沙围栏区的“开放”。

此外，土耳其占领军进一步干扰联塞部队的任务，设置更多障碍，对联塞部队执行任务的能力造成不利影响。他们最新的阻挠行动是限制联塞部队进入瓦罗沙围栏区。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正如我以前已经强调的，我们还必须记住土耳其在塞浦路斯海域持续不断的非法挑衅活动，这在前面几段已经作了说明，这些活动恰恰显示出土耳其为贯彻其修正主义路线，在东地中海地区扮演整体稳定破坏者的角色。

在此背景下，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483 号决议(2019 年 7 月)的呼吁，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在其外交部长 2019 年 12 月 20 日的信中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一项建议。我们在信中表示愿意讨论在敌对双方部队(即国民警卫队和土耳其占领军)之间建立军事一级直接接触的机制，由双方部队指挥官组成，并根据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1964 年 3 月 4 日第 186 号决议规定的联塞部队任务，由联塞部队指挥官担任调解人。

鉴于上述情况，我谨保证，我们随时准备为此尽早与联塞部队接触。我在 2020 年 6 月 5 日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也确认了这一点。同时，我们期待联塞部队采取坚定果断的立场，这将有效威慑土耳其占领军的进一步挑衅行为。

五. 技术委员会

尽管 COVID-19 大流行给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带来了挑战，但各技术委员会努力保持了他们在前一个报告所述期间不断增加接触的积极趋势。为此，我们鼓励他们利用一切可用工具，继续开展工作，铭记他们对和平进程框架内实质性谈判的补充作用，以及在创造迫切需要的政治环境以推动建设性真诚谈判方面的宝贵贡献。

各技术委员会尽最大努力继续开展工作，并在其任务框架内促进减轻塞浦路斯现状和事实上的分裂给所有塞浦路斯人的日常生活造成的不利影响，这种影响因 COVID-19 大流行带来的挑战而加剧。为此，各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每天通过卫生技术委员会进行简化整合，以努力实现一致性和有效性。卫生技术委员会一直在处理所有相关问题。

事实上，在 2 月初与双方领导人举行联席会议后，卫生技术委员会在整个特定期间保持每日联系，以便在两族之间交流信息，并在必要时提供援助。在这方面，该委员会为专家们提供了一个空间，可以交流重要的科学信息，并就如何应对疫情交换意见，分享最佳做法和经验教训。

为了保持工作上的一致和连贯，卫生技术委员会与其他技术委员会进行协调，同时，对每天收到的请求和遇到的挑战，他们的回应也是值得称赞的。哪里有需要，他们就在哪里协助供应药品，提供物质支助，并且确保那些本来无法获得必要医疗保健服务的病情严重、生命垂危的病人，能够继续接受治疗。

或许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卫生技术委员会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兑现了承诺，通过提高公众认识，并就保护公共健康的必要措施交换意见和信息，做到了经常跟踪蚊媒识别和分布项目的进展情况，以应对疾病传播风险。

环境并非与公共健康无关，环境也同样重要。环境技术委员会在特定时期内继续开发在线平台，拉近来自两族的实地专家之间的距离，以便交流经验和信息，同时确定未来将实施的必要的关键环境项目。

教育技术委员会一直在开展自己的项目，为中小学生编写补充教材(30 个教案)。这些教案围绕“儿童参与权”，通过各种专题领域展开讨论，专题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建设和平、文化间对话、人权和反种族主义教育。在教育技术委员会的主持下，“设想”项目已连续实施到第四年，并根据疫情新情况做了调整。

该委员会还与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合作协同，实施了“传统的校园霸凌和网络欺凌的普遍性、相关性和预防”项目。这个项目包括收集关于陈规定型观念、偏见和其他欺凌因素的系统数据，进行研究，确定风险和保护因素，并将这些信息用于教师培训。

在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的主持下，根据无论何时发生犯罪、都不应让罪犯逍遥法外的原则，联合联络室每天不间断地开展工作，促进交流有关犯罪活动的信息。

其他技术委员会一直在努力应对疫情的挑战，比如文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了一次以冠状病毒为灵感的在家诗歌朗诵会，目的是通过分享对疫情期间限制措施和自我隔离的想法和经验，在困难时期拉近人们和艺术家们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电信技术委员会保持沟通，尽可能实时解决电信问题。同时，创业技术委员会继续努力促进“非接触式交易”，这是唯一的选择。

尽管条件艰难，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和未来规划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成功推进了 60 多个新项目，其中 18 个项目已于 2020 年完成并交付。还应回顾的是，为了增强各技术委员会开展工作的权能，塞浦路斯共和国向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捐款 500 000 欧元，以支持在全岛开展更多翻修和修复工程，同时，来年将再捐款 500 000 欧元。

确实，目前的当务之急仍是创造条件，从而逐步恢复到 COVID-19 疫情暴发前的状态。为此，我们将继续鼓励和支持各技术委员会，使之能够为和平进程框架内的各项努力作出重大的实质性贡献。

然而不幸的是，10 月 18 日之后的事态发展令人担忧，并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土族塞人方面的辞职使几个技术委员会处于悬而不决的状态，而所作的某些决定在技术委员会一级造成了紧张局势。最新的例子是将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修复的遗址用于不相关的目的，以及在某些过境点出现了问题，利姆尼蒂斯再次成为焦点。我们坚信，应当允许各技术委员会继续其积极的趋势，而不是滥用这些委员会，以致危及迄今已取得的所有成就。

附件二

土族塞人方面为支持落实安全理事会 2020 年 7 月 28 日通过的第 2537(2020)号决议相关部分以达成可持续和全面的解决方案而采取的行动

一. 为帮助达成可持续和全面的解决方案而采取的行动：

在 2020 年 10 月 18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埃尔辛・塔塔尔先生当选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统。他提出的竞选纲领是，在塞岛双方人民主权平等的基础上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并以两个主权国家为基础建立双边合作关系。通过土族塞人举行的民主选举，他获得了寻求这一解决方案的明确授权，希望在联合国的协调下，通过与希族塞人方面谈判，达成公正、现实、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土族塞人方面从以往各个进程中吸取教训，希望翻开塞浦路斯谈判进程的历史新篇章，不再重蹈覆辙。应当回顾指出，在这一进程当中，土族塞人方面始终展现了全部善意和建设性态度，例如，土族塞人方面于 2004 年 4 月接受了联合国塞浦路斯问题全面解决计划，而最近一次，在 2017 年 6 月至 7 月，土族塞人方面在瑞士克朗-蒙大拿举行的五方加联合国会议上也展现出了灵活性。

土族塞人方面的新做法符合前秘书长潘基文阁下在有关报告中一再提出的“跳出框框思考”的建议；也符合现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阁下 2017 年 9 月 28 日的报告(S/2017/814)提出的建议之一，即“……鼓励双方思考下一步行动”。

2020 年 11 月 3 日，埃尔辛・塔塔尔总统与希族塞人领导人尼科斯・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先生在秘书长塞浦路斯问题副特别顾问伊丽莎白・什佩哈尔女士的宅邸举行了非正式会晤，塔塔尔先生概述了土族塞人方面的新政策，并请阿纳斯塔西亚迪斯先生以开放态度对待这一政策。塔塔尔先生谈到希族塞人方面对土族塞人施加的孤立和限制措施，要求取消这些不合时宜的措施，避免双方人民之间的信任和信心进一步恶化，而信任和信心在为有意义的谈判奠定基础方面必不可少。

2020 年 11 月 9 日，塔塔尔总统特别代表 M. Ergün Olgun 先生与联合国高级官员简・霍尔・卢特女士通了电话，讨论了塞浦路斯问题的当前状况和前进方向。Olgun 先生在通话期间向卢特女士解释了土族塞人对未来的愿景。在这方面，土族塞人方面期待如秘书长在 2020 年 10 月 26 日给两位领导人的信函中所表示的那样，“在适当阶段”按照土耳其方面的提议召开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五方加联合国非正式会议。我们欢迎卢特女士访问塞浦路斯，为在不附加任何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可能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做准备。

2020 年 11 月 12 日，塔塔尔总统会见了伊丽莎白・什佩哈尔女士，向她解释了土族塞人就可持续解决问题设想的愿景，以及关于马拉什(瓦罗沙)封闭区/围栏区的政策。

关于前进方向，塔塔尔总统解释指出，无论是在程序方面还是实质方面，谈判都不能从克朗-蒙大拿中断的地方开始。他指出，经过长期艰苦的谈判，联邦制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已经穷尽，而且这显然不是土族塞人方面的过错。他强调，两族双区联邦制已经成为维持现状的代名词，而安全理事会在其各项决议中一再指出，有关各方也都表示，这种现状“不可接受”。他解释说，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自由达成，双方接受”，不可强加于人。关于“联合国所提范围”，也称“工作内容”，他强调，这些内容必须遵循“全部谈妥才算谈妥”的原则，因此不能再作为前瞻性做法的基础。

显而易见，塞浦路斯问题的可持续政治解决需要确保双方人民各自政体的地位平等和国际合法性，以便建立政治平衡，任何一方在法律或政治上都不凌驾于另一方。任何一方都不得声称对另一方拥有权威或管辖权，是双方都接受的一个事实。这正是土族塞人方面努力的方向，以促进全面、可持续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应当铭记，土族塞人方面是 1960 年国际协定的签署方，反映出他们的主权平等和平等的国际地位。因此，土族塞人方面有权享有希族塞人方面享有且正在行使的权利和地位。这是我们的岛屿和地区实现可持续稳定、安全与和平的基本要求。

数十年的谈判皆以失败告终，早该反思失败的根本原因，反思后来导致塞浦路斯两族双区联邦制解决模式行不通的症结，从中吸取教训。毫无疑问，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希族塞人方面不愿与土族塞人方面分享权力和繁荣；缺乏促进和联结政治伙伴关系的全面共同利益或相互依存；未出现损人不利己的僵局，从而平等促使双方改变不可接受的现状，而希族塞人方面却因 1963 年以来一直占领政府所在地而从中受益；双方之间的深层信任危机的影响；缺乏有意义的自下而上的合作，希族塞人方面以这会导致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得到承认(承认需要有意识地作出政治决定)等借口为由阻碍这种合作。

遗憾的是，希族塞人方面一直在以联邦制解决谈判进程为幌子试图维持现状，这种现状继续让他们作为“塞浦路斯政府”而拥有巨大优势，同时却让土族塞人方面限于孤立，受到限制。

因此，土族塞人的立场旨在将久拖不决和停滞不前的塞浦路斯问题从困囿其数十年的“框框”中解放出来，为可持续、全面解决问题提供“跳出框框”的思路和原则。我们呼吁有关各方本着同样的精神，以寻求公正、现实和可持续的解决办法。

二. 为帮助建立信任、促进两族接触与和解而采取的行动：

建立信任问题和措施：

土族塞人方面全心全意支持实质性建立信任措施，为相互尊重、合作与和平共处的关系奠定基础。土族塞人方面还支持并随时准备授权各个技术委员会，“以加强族裔间接触，改善所有塞浦路斯人的日常生活，……并改善技术委员会的工作”。面对 COVID-19 大流行对包括塞浦路斯在内的全人类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

1. 孤立和限制

阻碍土族塞人与希族塞人之间建立信任的最重要因素，是自 1963 年以来对土族塞人实施的不人道孤立和限制。这些限制涵盖直航、直接贸易、参与国际论坛乃至文化和体育活动等方方面面。很显然，建立信任首先需要消除这种针对土族塞人实施的不合时宜的措施，而这种措施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仍在继续。

正如秘书长在 2020 年 1 月 7 日的报告(S/2020/23)中所指出的，土族塞人方面完全相信，增进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平等，扩大和深化经济、文化及其他形式的合作，可有力促进实现双赢的解决方案。而这一解决方案若要可以持续，就需要建立在双方主权平等和国际地位平等的基础之上。同样，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全面执行欧洲理事会(EC)866/2004 号条例(绿线规定)——这只是解决土族塞人遭遇的不公正孤立问题的一种方式——将大大有助于增加贸易量。用秘书长的话说，跨岛贸易增加，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和其他联系及接触加深，将会促进两族之间的信任。

2. 马拉什(瓦罗沙)

多年来，土族塞人和联合国都提议，在建立信任的综合计划之下，向以前的居民开放马拉什(瓦罗沙)围栏区，作为在土族塞人与希族塞人之间建立信任的途径，但这些提议都遭到了希族塞人方面的拒绝。

由于马拉什围栏区目前没有用户，土族塞人方面已决定执行旨在取消该区域军事地位的计划，以便欧洲人权法院批准的不动产委员会能够对提出补救请求的申请人作出恢复原状决定。土族塞人方面认为，这是一种人道主义行动，将给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双方都带来经济利益。土族塞人方面还认为，通过这一倡议，马拉什将成为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以及其他外国国民携手打造合作文化、促进建立信任和信心的重要区域。

因此，开放马拉什围栏区将是尊重居民权利之举，符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相关决议。

3. 油气资源

资源勘探和开采若助长正当利益攸关方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就会不幸地从一种惠益变成一种诅咒。可悲的是，除长期存在的权力分享问题外，由于希族塞人奉行的单边主义，“棘手的”塞浦路斯问题现在又受困于“资源诅咒”。

由于希族塞人方面声称其是该岛的唯一所有者，损害了土族塞人方面的利益，导致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发现的油气资源矿藏已经成为进一步危及塞浦路斯乃至整个地区安全稳定的因素。

土族塞人方面认为，如果处理得当，油气资源可成为促成土族塞人与希族塞人之间以及整个地区的和平、合作、安全和福祉的因素。为此，作为塞浦路斯岛及其自然资源的共同所有者，土族塞人方面分别于 2011、2012 和 2019 年提议成立联合特设委员会，负责共同管理和开采油气资源。这些提议至今仍然有效，但却遭到了希族塞人方面的拒绝，土族塞人方面别无选择，只能与土耳其合作，保

护自己的权益，并与土耳其合作推行自己的近海项目。2011 年，土族塞人方面向土耳其石油公司发放了塞岛周围 8 个近海区块的勘探和开采许可证，其中一些区块与希族塞人的区块重叠。

在希族塞人方面宣布的 13 个专属经济区许可区中，区块 1、4、5、6 和 7 与土耳其大陆架部分重叠，给当前的争端又增加了另一层困扰。

土族塞人方面将继续进行自己的油气资源勘探和开采活动，直到希族塞人方面承认他们的共同所有权，并同意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前进方案。

4. 技术委员会：

土族塞人方面决心进一步加强各个技术委员会的活动，以强化族裔间接触，改善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日常生活。然而，各技术委员会需要双方政治精英和有关当局都给予支持，才能取得我们期望的成果。与旨在实现塞岛两国人民合作共赢的政治进程相比，实质性的自下而上的合作协调同等重要。

遗憾的是，由于希族塞人当局的单方面决定，洛克马克/莱德拉街过境点仍处于关闭状态。希族塞人当局针对第三国国民穿越绿线施加的无理限制也还在实施。希族塞人方面目前的做法是，虽然允许人们在遵守必要健康检查和其他要求的条件下从南塞浦路斯进入塞岛，但却禁止包括欧盟公民在内的大多数外国国民越境进入北塞浦路斯，这种做法与绿线规定背道而驰。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施加的措施看起来随意而为且不合理，肯定不符合保护公众健康的目的。

在 COVID-19 大流行的困难时期，卫生技术委员会通过视频会议形式继续开会，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各种议题。这些议题包括 COVID-19、蚊媒项目和边境口岸要求的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时效。2020 年 7 月 28 日至 29 日，卫生技术委员会还举办了关于“蚊子监测和控制”的在线培训，了解常见蚊属、滋生地点、疾病风险等知识。

土族塞人方面完全支持并期待进一步加强卫生问题领域的有效合作与协调。

环境技术委员会定期举行在线会议，以开发一个网站平台，为环保组织和个人交流信息、知识和经验提供机会。该网站项目在设置和内容方面都已进入收尾阶段。与此同时，环境技术委员会已经完成了为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开展一次实地考察而进行的准备工作，并准备举行一次网络研讨会，与专家和非政府组织分享获得的信息。

与卫生工作一样，环境问题也是全球性问题，需要有效的合作和协调。

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和联合通信室继续开展工作，就涉及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双方的非政治问题相关犯罪交换信息和情报。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土族塞人方面分别于 2020 年 11 月 7 日、11 月 21 日和 11 月 26 日三次协助引渡外国罪犯。

文化技术委员会也在根据大流行病疫情自我调整，举行了多场在线会议和一场在线活动。文化技术委员会以“冠状病毒疫情时期的诗歌”为题，为 5 名土族

诗人和 5 名希族诗人提供在线平台，让他们朗诵自己围绕 COVID-19 大流行期间遭遇的孤立和限制所撰写的诗歌。

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也继续举行在线会议。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为继续实施“设想”计划和教材试点项目继续做准备。教育问题技术委员会及犯罪和刑事事项技术委员会还决定合作实施名为“传统校园欺凌和网络欺凌的流行、关联和预防”的联合项目。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继续密集开展各项活动。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已恢复塞岛双方起初因 COVID-19 相关措施而暂停的所有建设工程。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及其专家继续每周定期举行会议，既有视频会议，也有代表的面对面会议。截至目前，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已完成尼科西亚城墙坍塌部分的保护工作，并完成了其中一段城墙的植被清除工作。此外，3 个喷泉以及 9 个考古和宗教遗址的保护工作也已完成。2 个土族塞人墓地和 1 个希族塞人墓地的修缮工程也已竣工。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还启动了清真寺、教堂、喷泉和输水渠等多处新文化遗址修复/修葺设计的筹备工作。

电信和射频广播技术委员会继续讨论影响双方的广播频率和干扰相关问题。

其余各技术委员会彼此保持联系，并就与各自任务规定相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土族塞人方面高度重视在双方军事当局之间建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506(2020)号决议所述有效的直接军事接触机制。这无疑将有助于建立信任和安全，同时加强双方的合作与协调。土族塞人方面还认为，这一机制不应仅限于军事接触，而应扩大到双方商定的其他领域。